

楚文化研究

【中文题名】从《诗经》《楚辞》祭祀诗看北方文化的差异(二)**【作者】**李家欣**【文献出处】****【分类号】****【关键词】**诗经 楚辞 祭祀诗 文化差异**【图片】****【内容】**

注重现实与致力幻想

如前所述,以周民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民族植根于黄土地,他们注重农业,崇尚务实,《诗经》中的祭祀诗歌深刻地体现着他们这种注重现实的精神。这些诗歌主要是用来祭祖的,也有少数篇章祭祀的是自然神灵,但不管祭祀的对象是谁,它们的内容无不与农业耕作相关,我们绝难从这里找到象《楚辞·九歌》那样的充满神奇与幻想的人神相娱的篇章,充溢于其中的只是立足于现实的农作的辛劳,丰收的喜悦以及寄情于神灵荫佑的来年希望。“周颂”中的《臣工》、《载芟》、《良耜》是少数祭祀自然神灵的代表作,它们是春耕、秋收时周民们祭祀土神谷神的献诗:“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臣工》)从壮实的麦种展望来年的丰收,从而感激上天的恩赐。“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祖限祖珍。·…·插厥百谷,实函斯活。释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亩,绵绵其启,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载芟》)诗歌从田间除草耕地开始,展示上千人忙于耕作的热烈场面。诗中写耕作的辛劳,写田间休息吃饭的欢乐,写农具的锋利,写庄稼的茁壮,写丰收的喜悦,写祭祖祭神的诚挚……几乎无处不流露出欢悦与兴奋的感情,先民们似乎把全部希望与激情都寄予这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过程之中了。无疑,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正是他们扎根于黄土地的现实农业生产,他们的虔诚与欢悦正是一个农业民族对于自己安身立命之本的最为朴实的感情。从这些祭祀诗所展示的农业劳动场面、作物生长过程、劳作过程及劳作与收获的欢悦来看,它们简直就是一首一首的农耕诗歌。无论内容或是情感,这些诗歌都可以算得上现实主义诗歌的早期作品。而诗中所体现的那种强烈的现实感、责任感或者正是北方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诗经》中还有大量的祭祀诗同样体现着这样的精神。《周颂·思文》是一首郊祀后配以配天的乐歌。后援是周民的祖先,自他发明播种百谷后,周便以农业立国,因而周民祭祀后祖的诗自然离不开对他的功德的赞颂与对以农建国的描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诗歌赞颂了先祖后稷的功业足以匹配上苍,是他创业而子孙得以生存发展,他留下的麦种养育了后代,你看那广袤的原野不分疆界,一个农业国正在发展。这诗洋溢着强烈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正来自于对祖先的感激,来自于对农业立国的现实的满足与欣慰。显然,这种感情同样体现了周民的现实精神。此外,《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昊天有成命》等祭祀文王、武王、成王的诗,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体现于诗中的对于祖先功业的赞颂与继承祖业的信心也都是基于现实的国泰民安而发的。这些诗歌尽管不一定有充实的内容,不一定展示了现实的生产、生活,我们却都能从中真切地品味到周民立足于现实的墓本文化心态,感受到北方文化的那种尚实精神。

与《诗经》中的祭祀诗歌不同,《楚辞·九歌》这组祭祀乐歌很难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直接联系。首先,在这组诗歌中我们找不到祭祖的内容,尽管先楚民或有把祖先与自然神合为一体的说法,例如所谓日神即炎帝、雷神即祝融之类,但从诗歌内容看,所祭的全然是单纯的自然之神,诸如日神、星神、云神、山神、水神之类。在楚民的幻想之中,虽然不象古代西方神话那样创造一个体系俨然的庞大的神家族,这个不大不小的神灵队伍却也自成体系。当然,这个体系我们是难以以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为依据来对它作出分析的,因为它只存在于楚民的幻想之中,是楚民依据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创造出来的一支队伍。尽管如此,这支神灵的队伍却是那样形态逼真,那样栩栩如生。诸如“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的云神,“青云衣兮白霓裳”的日神,“美要兮兮宜修”,“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的星神(大司命),“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咏媿”的河神,“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的山神等等。诗中不仅展示了众神的形态、服饰、佩饰、乘驾,在各篇的具体描写中,我们还能十分亲切地感受到这些自然之神的极为细腻的感情。例如《湘君》与《湘夫人》中所展示的一对湘水之神,他们相互思念、盼望、等待,一缕极细的却是无法排遣的眷恋之情似能跃出纸面而紧紧地缠绕住读者的心。这些诗歌对于神灵的形象与情感的描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楚辞》及其代表的南方楚文化致力幻想的基本特点。它们无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是与《诗经》中的祭祀诗歌完全不同的,它们和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歌的现实精神走着一条不同的路。这些绚烂多姿的作品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虽然远离社会的实际生活,而它的基本精神却又无不反射着社会生活,体现着楚民的人生态度、理想和追求。尽管人们无法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找出一支这样的神灵队伍,甚至也很难拿他们去比拟现实生活中的人群,可是,在诗歌展示的人与神之间、神与神之间相互传递着的却是极为真切的世间感情,它使我们可以由此而联想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幸福、理想、爱情是如何崇高和美好,驱使现实社会的人们去为之而奋斗。

《诗经》与《楚辞》中祭祀诗歌的这种差异或者正反映了先秦时代北方文化基本精神的不同。《诗经》及其代表的北方文化由重农务实而走着一条质朴、淳厚的现实主架道路,开创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楚辞》及其代表的南方楚文化却由致力于幻想而走着一条绚烂、奇幻的浪漫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